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

聖約翰·佩斯詩集

聖約翰·佩斯 著
莫 渝 譯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6

瓜西莫多詩集 瓜西莫多著 李魁賢譯

佩斯詩集 佩斯著 莫渝譯

主 編 陳映真

發行人 沈登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
郵撥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
電話：(02)394-1960

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

電話：(02)752-5594

新加坡 南洋商報

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
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

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一九六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聖約翰·佩斯（法國）

Saint-John Perse

得獎評語：

「由於他高超的飛越與豐盈的想像，表達了一種關於目前這個時代之富於意象的沉思。」

ut1/32/0602

頒 獎 辭

瑞典學院常任秘書

安德斯·奧斯特林

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出現了一位不同凡響的名人，當初他曾以好奇的心理推薦自己。聖約翰·佩斯便是這位詩人的姓名，在社會上，他以阿列克斯·列傑爲名，享譽國際，替他在社交生活的另一領域贏得大名。因此，他的生活可以截分成兩個時期，一個結束，另一個接續，即：外交官阿列克斯·列傑，化身爲聖約翰·佩斯。

身爲受人尊敬的文藝界人士，他有份引人注目的詳細傳記。一八八七年出生於瓜德魯普羣島，十七世紀早期移民至此的法國家族。他在充滿棕櫚沙沙作響的昂提爾斯熱帶伊甸園度過童年。十一歲，跟家人回到法國本土。在波城與波爾多受教育時，便立志要爭得法律界地位。一九一四年，投入外交圈。起先，派駐北平，接著，逐漸身負重大責任。當了數年外交部長的祕書長、參議院議員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幾次政治事件，他參與了主要責任。

一九四〇年，法國政府撤退，維琪政府當他是個危險份子，猝然之間，被撤職，開始流亡，還被取締法國的國籍。他到華盛頓覓得庇護，擔任國會圖書館文學顧問。以後，法國政府恢復他的全部權利，這位被放逐者卻斷然拒絕重返外交界。近幾年來，他再三言明以私人的理由回國。

一開始就有遠大展望的經歷，足以推測他在許多情況下是擁有遠景而成功的人，包括非凡有勁的精神風格。這種國際性的多才多藝，及偉大旅行者的高度證明，都成為詩人著作中一再重複的主題之一。詩集「歌頌童年」(*Pour fêter une enfance*, 1910)使他首度成名。在這卷詩集，他以眩惑耀眼的意象，喚醒瓜德魯普的熱帶樂園，與動植物傳說的金色黎明的童年記憶。他從中國帶回一卷史詩「遠征」(即「安納巴斯」*Anabase*, 1914)，以硬如琺瑯的想像形式，敘述深入亞洲沙漠的一場神祕的戰爭的探險。同樣地，極度晦澀的形式，揉合了聖經詞句與亞歷山大體韻腳，把韻文與散文滙成一條聖河，這尚可以從下列詩集找到：「放逐」(*Exil*, 1941)和「風」(*Vents*, 1946)，此二卷寫於美國。它們將退化與再生交錯循環，組成壯麗的陳述，「海標」(*Amers*, 1957)歌頌大海、權力的永恒支配者、及文明的最初搖籃。的確，這些明顯奇特的著作，綜合著形式與思想，但是，創造它們的作者決非不可接近的，如果有人意味他在滿足的自律中封閉自己，那就只有自己感到興趣。事實正好相反；他的主要目的乃是希望表現人類，捕捉所有的多樣性與連貫性；希望敘述人類，永恒的創造者，一世紀一世紀面對本性永久反抗的奮鬥。他對自己與生活在這個動亂行星的所有種族都一視同仁。「我們的種族老了，」在一篇詩裏他說：「我們的臉無以為名。而時間知道許多關於我們擁有的所有人類，……事物的海洋圍困我們。死神就在廠管，但我們的航路不朝那兒。」

在人類創造力量的這種讚揚聲中，聖約翰·佩斯令人聯想到德國詩人賀德林(一七七〇——一八四三)的頌詩，他也是一位語言的魔術師，滿懷偉大的詩的使命。把詩的力量當作崇高信仰

是容易應付的，一如用矛盾語法以減低詩的力量一樣，特別當它強調本身與比例相反的力量，需要喚醒人類靈交的一種直接反應。另一方面，聖約翰·佩斯稱得上擅於表現孤獨與疏離的例子，在我們的時代，那是意欲高遠，與性命攸關的詩創作的情境。

也許有人只讚賞他寫詩態度的誠摯，在表現的唯一方式裏，他所堅持的高尚主張，允許別人去了解他的旨趣，一種不可接近但常能抓住要領的形式。他那逼真風格無限華美的敘事詩是知性的需要，可以使詩人要求如此濃縮效果的讀者厭倦。他的隱喻乃借自所有門派、所有時代、所有神話、所有風格，正因如此，他的敘事詩才能使人聯想起那些流瀉出和諧音樂的偉大海貝來。這種寬闊的想像就是他的力量。放逐、隔離——在其詩中無聲細語的喚醒，產生普遍的音調；而透過人類的力量與幸福的雙重主題，一種英雄式的呼籲可以預見，一種呼籲可能比詩人近作「年代紀」(*Chronique*, 一九六〇)以前的作品表現得更為顯著，日落時分，隱藏的暗示要呈現世界光景之際，詩人重述每一件事，全詩洋溢著崇高的氣息。甚至，考慮到毀滅的時刻，而對歐洲做的預言性的呼籲，那是歷史過程的轉捩點。該篇詩以這些字結尾：「偉大的時代，瞧我們的！請以人類的心靈來衡量。」

那麼正確地說，明朗背後，時常難以攫住深奧與象徵，聖約翰·佩斯為同時代人類帶來普遍的訊息。有人更進一步認為他以特有的方式，永垂不朽法國詩藝的光榮傳統，特別是承繼古典主義的修辭傳統。總之，頒授這項榮譽給他，更能確認他在文學界擁有的地位，他是詩壇偉大領袖之一。（莫渝譯）

致 答 辭

聖約翰·佩斯

我在此接受這渴盼獲得的詩的榮譽。沒有你們諸位，詩就不會常常受到尊敬，因為在詩的活動與唯物論所奴役的社會之間，已呈現逐漸分離的現象。詩人承認這種割裂，雖然他尚未覺得。要不是由於科學的實用，它就像科學家一樣存在。儘管科學家與詩人在這裏共享榮譽，彼此依然漠不關心。至少，在這個地方，讓它們不再認為是敵對的兄弟。因為彼此都在同一深不可測的層面上研究，僅僅方法有所不同而已。

當我們留心現代科學的戲劇，會發現它在純數學上合理的限度；當我們看到物理學上兩項偉大的假定學理，其一為普通的相對論，另一為半信半疑的量子論與自由意志論，後者永遠限定於物理測量的相等精密；當我們聽到本世紀最偉大發明家，現代宇宙論的創始人減化最廣大的智力的綜合為方程式的術語，刺激直覺，恢復理性，且宣稱「想像是科學的真正苗床」。甚至，到目前為止，要求科學家賠償真正藝術眼光的利益：在認為詩的工具如邏輯一樣合法時，我們能不辯護嗎？

事實上，就文字的本來意義而言，每一個創造心靈先於所有的「詩意」；只要感性與智性的

表現方式有同意義存在，詩人與科學家事業上的最初訓練，就有相同的作用。散漫的思想或詩意的省略——二者中何者走向且回歸更遠地方呢？兩個天生瞎眼的人，打從摸索前進的最初夜晚，一個準備科學工具，另一個只靠閃現想像來幫忙，哪一位較快而憂悽地捧回一短暫磷光呢？答案並不重要。祕訣是平分秋色的。對於現代科學的戲劇性發展，詩心的偉大嘗試不是間接的方法。天文學家因宇宙拓展的學說而為難，但是人類宇宙的無限道德也不是更不拓展的。像科學尚待研究的領域那麼遼遠，都會折回，在這些廣大領域之上，我們依然聽得到詩人的獵犬在追逐。因為假若像一般所說的，詩不是「絕對真實」，因為詩具有強烈渴望，且深深理解到，真實，置放合作的最大限度，於此，真實似乎化為詩的形式。透過推論與象徵，透過沈思想像的微細靈光，透過反應與奇妙結合的千條鎖鏈的冥合的互相作用，最後，透過本體節奏轉變成優雅的語言，詩人將他自身投入科學無法達到的超現實。在人類之中，有更顯著的邏輯嗎？更完全吸引他們的嗎？既然哲學家丟棄玄學的門坎，該是詩人去取回玄學的工作；這樣，依據古代哲學家對文字的懷疑，是詩，而非哲學，以真正的「驚奇之女」出現。

但是超過知覺形式，詩是凌駕一切生活方式，凌駕一切不可缺少的生活。詩人曾生活在野蠻人類之中；他將生活在原子時代的人類之中，因為他是人類天生的一份子。即使宗教來自詩的需要，那也是精神的需要，透過優雅的詩篇，使得神聖火花永遠存在於人類的燧石之中。當神話消失，神祇就在詩中找到庇護以及延續。就像手持麵包的古代行列，放棄他們的位置，給予手持火炬的人，因而在社會秩序的範圍與人類直接的需要上，是詩的想像依舊啓世人的高尚熱情，去

尋求光。當新人文主義展向他的面前，靈魂充滿著真正的普遍與完整，瞧人類得意地走在他的永恒工作之負荷上，瞧他沿著人性的重擔移動脚步。相信他的工作，那是人類奧秘的探險，現代詩正從事於追求關心人類完全整合的一種事業。

這樣的詩，沒有畢第安^①。也不是純粹美學的。既不是抹香者的也不是裝飾者的藝術。它無法產生文化的珍珠。也不涉及肖像與徽章，更不滿意於任何音樂節目。詩與美結合——至高的聯合——但決不把它當做終極目標或唯一營養。拒絕從生活中脫離藝術，從感覺中脫離愛，它是行動，是熱情，是力量，常常把改革拓延至邊界。愛是它的爐火，暴亂是它的法律；到處是它的位置，是領先的。它既不需否認，也不用保持超然；它不希望從目前的優勢取得利益。依附自己的命運，從任何意識解放，它自己承認生活的平等是它的理由。就像一節單純偉大而生動的詩，以一個擁抱在此時，同時抓緊過去與未來，人與超人，行星的空間與宇宙的空間。譴責晦澀並非本意，那是闡釋，但在夜晚則是探究，因為人類存在的靈魂與奧秘的夜晚被遮蓋了。晦澀從表現中驅走了，而這種表現不遜於科學的正確。

如此，由於他完全固執那樣子，詩人維持生命永久與統一的關係。他的訓誡是一種樂觀主義。在他看來，全世界的事物被和諧的單一律統轄。天生超過人類的衡量是不會發生的。歷史上最壞的動亂，僅是重複與更新的大循環的週期性節奏。而復仇三女神持著火炬通過舞台，只不過是悠長歷史過程中的片斷而已。成熟的文明不會在一個秋季的掙扎就死去：它們只是變化。情性是

①畢第安 (Pythian)，指希臘 Delphi 地方的阿波羅。

唯一的威脅。詩人是突破我們習慣的人。在這方面，詩人不顧自己，發現他信賴歷史。沒有一絲時代舞台的局勢與他不相關的。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裏，也許他給予我們大家一個明朗的生活經驗。因為這是一個要求新的自我評價的偉大的新時代。畢竟，我們將為誰產生屬於我們時代的光榮呢？

「不用恐懼，」某天，解下暴行面罩，站在它的毀滅的舞蹈最高處，用它的手擺出亞洲神祇的和解手勢，「歷史」這麼說：「不用恐懼與懷疑，因為懷疑是沒有結果，而恐懼則發揮不了創造。聽聽我這崇高而有創意的手，在創造的不變過程中，加壓於偉大的人性主題上的旋律拍子。生活會否認自己並非真實。沒有一件生動的東西源自虛無或渴望虛無，但是此二者均非保存或符合生命源源不斷的流動。悲劇並不存在於如此的變形。時代的真正戲劇是在暫時與永恒的人類之間的差異增大。人類照亮此岸，而讓彼岸加深黑暗嗎？他那勉強的成熟，在缺乏友誼的社會上，不過是錯誤的成熟嗎？」

在我們之中，真正的詩人為人類的雙重使命作證。這意味著在他的精神可能範圍，以更具感性的典型，支持他的心態。意味著在目前這個世紀，喚醒比原始人更有價值的人類情境。最後，意味著以世界的精神活力，把集體靈魂帶入更親密的聯繫。面臨原子能，詩人的泥土足以照亮他的目標嗎？是的，如果人類記住泥土的話。

這樣，詩人成為他的時代最差勁的良心就夠了。（莫渝譯）

「聖約翰·佩斯詩集」目錄

柯綠索頁的想像

遠征

放逐

致界鄉女詩篇

海標

年代紀

三

二

壹

三

四

六

柯綠索頁的想像^①

鐘 聲

手上空無一物的老人，

走回眾人之間，柯綠索頁！

我可以想像到，你哭過，一旦修道院的鐘樓，藉著鐘聲，把嘆息像潮水般向全城傾吐時……
喔泛濫了！

你哭著織夢，在月下的礁石上；在更遠的河岸風聲中；在夜色籠罩下出現的震耳欲聾的古怪
音樂裏，

宛如貝類，在海裏用力張開所造成的連環圓圈的波紋……

① 英國作家狄福 (Daniel Defoe, 約一六六〇—一七三一) 有名小說「魯濱遜飄流記」(La vie et les aventures de Robinson Crusoe, 一七一九) 中主角的姓。

牆

牆堵是當著面，防備你的夢境的圓周。

然而想像叫喊了。

頭部頂住大靠背椅，你的牙齒和舌部嚐到苦頭：脂肪與醬油的味道從牙齦發出惡臭。

尚未破曉的微曦在神祕河水中私語時，你在你住的島上，夢著純潔的雲朵。

……那是放逐時體力的汗珠，有殼植物的酸澀汁液，粗壯檸檬樹的辛辣刺激，莢殼內黑色物體的酸性幸福。

那是枯樹林中螞蟻的褐色蜜。

那是你在黎明忍受酸苦青果的味道；是信風中因鹽分而濃濃的乳狀空氣……

歡悅！喔高空中微細的歡悅！純潔的帆迎風招展，隱約的教堂前庭植滿青草，而地面的綠色喜悅流露出悠久歲月的世紀……

城 市

石板蓋住屋頂建材，正好從磚瓦間長出青苔。
它的呼吸藉煙囱管道散溢。

脂肪！

緊張人們的氣味，就像乏味的屠宰場！裙裾下女人的修長身材！

喔天上的城市！

脂肪！令人窒息的呼吸，一羣頗為可疑的煙縷——因為全城圍繞著垃圾。

小店的天窗上——旅舍的垃圾桶內——水手區的藍酒味道上——警察局庭院嗚咽的噴水池上

——過時的石雕像上與迷失的狗——吹口哨的小孩上，以及下巴凹陷雙頰打顫的乞丐，

前額有三道皺紋的生病雌貓上，

黃昏了，在抽煙男人的煙霧中……

——順着河流向大海的城市，宛若膿瘡……

柯綠索頁——今晚，你住的島嶼附近，天空下傾贊頌大海，而沈默朝孤獨眾星擴大歡呼。

拉開窗簾；不要點燈：

在你住的島嶼周圍，黃昏了，這兒同那裏，到處是無疵的海水環繞這隻瓶甕；這是黃昏的外貌，表露於天與海染織的路上。

萬物均含鹽分，萬物均成膠狀而沈重，就像血漿般的生命。

鳥兒微振羽毛，在油質的夢境中；不理會昆蟲的空心果，掉進小灣的水中，發出聲響。

島嶼在浩瀚海水的小灣中沈睡，藉著華美的水底泥沼不斷活動，洗淨了流動的熱氣，與多脂肪的雄魚白液。

到處散佈的熱帶樹下，遲鈍的魚在沼澤中，以扁平的路濡沫；其它沒有入睡的魚，像爬蟲類帶斑紋——水底泥沼愈衍生愈多——聽得到沈思動物在殼內作響——青天一處有縷趕早的煙，那是羣聚成直線的蚊子——蝗蟲在葉下低喚——其它被黃昏吸引的動物，都很溫馴，唱著預報下雨的純歌：那是兩顆水滴滑入黃色咽喉的吞嚥……

清澄而迂迴的水流聲！

花冠！印花金屬板的缺口：憂愁萌生且開花！那是旅行中活動大花朵，不曾見過的生動花朵，世人不斷相信的……

喔，涼風的色澤在靜水上打轉，

棕櫚樹的枝葉擺動！